

# 五月榴花照眼明

□王南海

当春光已逝,人们感怀花颜易老,春光不再时,石榴花却在仲夏开放。它仿佛是特立独行的姑娘,个性十足,又美动人。石榴花是夏天五彩缤纷调色板上,最耀眼的那抹红。

喜欢石榴花,是因为上班的路上,必要经过两株巨大的石榴树。它们就长在街道拐弯的地方,每次走到那儿,我都会深情地凝望。不知道这两株石榴的年龄,可是粗壮的树木,繁茂的枝叶,总让我期待一树花开。五月中旬,石榴树上开始泛起了星星点点的光,那是石榴花的花苞儿。一朵朵紧紧地闭着,仿佛在暗自思忖:“好像到了该开的时节。晚两天呢,还是早两天?”待下定决心,只一个字:“开”。于是,那些开在碧绿枝头的花儿,就在初夏的阳光里,“噗”的一声绽开了。

石榴花开的季节,我喜欢凝望这些美丽的花朵。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曾把石榴花形容为“夏季的心脏”,描绘出石榴花蓬勃、热情的性格。在我眼中,石榴花就是一个女孩儿

的名字,她温柔,美好,却又不低俗,妖冶。她就像是一朵美美的“新娘花”,与相爱的人在平凡烟火的日子里,保持着对幸福的崇敬,守望着平静的生活。

最爱石榴花的花瓣儿,在湛蓝的天幕中,她以绿色相配,红色的花朵,宛若新娘的礼服,红得那么纯粹。而黄色的蕊,似乎用自己最明艳艳的黄色,与红色的花瓣儿搭配出自然最和谐的色泽。最妙的是她的花萼,也是红色的,如火炬的把手,稳稳地托住花朵,而那些小小的花骨朵儿,则深情默默地与绿叶久久凝望。

雨中的石榴花是最有一番温婉的。夏季多雨,当一场淅淅沥沥的雨过后,你看那些石榴花,雨滴在花瓣儿上流进,缓缓地花朵的下部形成了一滴晶莹剔透的水滴。那水滴仿佛是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都能看到石榴花的美。难怪古往今来,那么多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唐代韩愈曾深情地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李商隐也曾吟:“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李白也曾写石榴:“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在李白的眼中,即使是映照绿水的珊瑚,也没有石榴发绿叶滋润。王安石更把石榴比作精灵,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石榴之美像腌制,如火如人,这是古人对石榴的赞美。

后来,去了很多地方,才慢慢发觉,其实,石榴与古建最搭。在成都的宽窄巷,我邂逅了一树树的石榴花。踏进这里的人家,你总感觉别有洞天。穿过门廊,竟然宅中有园,石榴花开,绚烂无比。石榴花让古老的宅院,时光倒流,仿佛时光从未曾改变。花依然开,园主人依然身着长袍,站在园子里赏花,亦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这是中国式的院落梦想。”而一株代表了多子多福的石榴树,也是其中的点睛一笔。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石榴花还有很多作用呢。古人用它染衣,“千户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花可以染色,是经典“秋香色”的底料。石榴花亦可以做胭脂,而美丽的娇艳的石榴裙,亦是姑娘们的最爱。

石榴花,一朵昂扬而热情的花……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学爱好者)

## 立夏登凤凰岭

○侯铭

夏日云端洒酒杯, 扞天坐望远尘埃。 谁邀翠影随风舞, 我唤青山一一来。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 歌唱五月

○左士民

五月, 我们赞美劳动; 五月, 我们歌唱母亲!

五月, 是笑容可掬的天使; 五月, 是朝气蓬勃的青春!

五月的雨, 是劳动者的汗水; 五月的风, 是母亲温柔的双手。

五月, 我们告别春的萌动, 五月, 我们迎来夏的叶茂。 五月, 我们歌唱伟大的祖国, 祖国, 正风华正茂! (作者系江苏泗阳县文学爱好者)

## 亲密无间, 疏而不远

□程应峰

所谓亲密无间,是指再要好的人,也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了适度的距离,才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才有可能一个人停下来静静歇歇。三毛说:“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事实正是这样,“亲密无间”走到最后,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契诃夫把妻子比作月亮,但不愿意这枚月亮夜夜出现在自己的夜空。

“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淡淡的的诤语,是如此一针见血。真正的友情是纯粹的,无半点功利的。能帮你是情分,不能帮你是本分。人与人相处,一味交浅言深,亲密无间,时深日久,难免生出是非曲直,甚至龃龉愤怒。

如果有人要问,幸福生活的奥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亲密无间。人与人之间,如果一方无休止的人侵彼方的世界,入侵失败就倍感挫折和愤怒,毋庸置疑,这就是不懂得“亲密无间”的道理的缘故。夫妻相处,若懂得给彼此留一点空间,留一段含蓄而适度距离,才更有保鲜共处的可能。红尘烟火间,大凡能走向白头偕老的人,都会给对方一个充分的私人空间,更甭说将自我意志强加给对方了。

亲密无间,方能有利有节地放弃和妥协,绝不会一不经心就将自己置于无法扭转的危机之中。所以,哲理诗人纪伯伦说:“彼此斟满了酒,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彼此递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取食;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亲密。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树荫中成长。”

有一则寓言:寒冷的冬天里,两只刺猬要相依取暖,一开始由于距离太近,各自的刺将对方刺得鲜血淋漓。后来它们调整了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适当的距离,不但能够取暖,而且很好地保护了对方。这是著名的“刺猬法则”,告诉人们在相互交往时要像刺猬一样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就是亲密无间。只有亲密无间,才有适时调整、容纳对方的空间。否则,就会积聚矛盾,导致感情无法补救地破裂。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何尝不是对“亲密无间”的形象诠释?人与人的交往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太近了,就容易发现对方的不足和弱点,容易产生摩擦,甚至彼此厌倦;距离太远了,双方都不能很好地了解,彼此容易冷淡、疏远,甚至互相遗忘对方。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亲密无间,疏而不远”。

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的反而会越多;生活的幸福,越是强求,就越是难以得到。相亲和而有分寸,抱真而不失恒,云卷云舒,亲密无间,才会天高云淡,才会拥有别样的自在和悠闲。

亲密无间,方见绿树蓝天;亲密无间,才能让人性美丽不懈不怠地绵延。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许永礼

跟老于的认识纯属偶然,是在一次去南京出差返程的火车上。当时他正就着花生米,喝着二锅头,吃得挺欢。我打开行李,取出一只烧鸡和一些茶干,颇有兴趣地对他说:“老哥,咱俩拼盘合伙,喝两口呗!”

老于也挺爽快,没喝两杯借酒助兴,话也就多起来了。这一聊可了不得,原来老于跟我同城,只不过他住城区,我住城郊。感叹世界真小的同时,我们互换了名片,看了我的片子,老于便禁不住惊呼:“哟,原来你就是小许啊,常见你在报刊上露脸呢!才子,绝对的才子……”

我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在酒意正浓,脸红也属正常。我说我那都是些“豆腐块”,没事写着玩的。老于却不搭我茬,只见他抹一下手,登上座位,

从行李架上旅行包里哗啦啦掏出一张报纸来:“瞧瞧,今天的南京晨报,副刊上就有你的大作。实话跟你说吧,我没事也爱涂两笔,有时候咱俩还同版呢!”不容分说,老于拽我去餐车,正式喝上了。

老于的话里有惊喜,有褒奖,也是有一些沾沾自喜的。我看过他的文章,属于原汁原味的生活,挺实在。不过老于在地质科上班,工作家景都还优越,他撰文写字,完全是一种雅趣。而在我,则是一种情结,可能是一个没有圆就的文学梦,算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延续吧。

傍晚,我跟老于在月台上握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时间去拜访我。我说那怎么行,你岁数大,该我去拜访你才对,到时咱俩再喝两杯。老于朗朗地笑了:“你那个地方我经常去的。”事隔半月,老于果然登门造访了。

“我来你们‘勘探,顺道来看看你。”老于端着茶

水,缓步走进我的书房,望着我那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惊叹道:“哎哟,你有那么多的藏书啊,比我当年的还多呀!”我说哪里,附庸风雅而已。

老于的目光掠过那些经年的书籍,停顿在一套《外国短篇小说精选》上,那书上下两本,深绿色的封面,老于说他也有的一套,边说就边抽了出来,泛黄的扉页上,赫然惊现钢笔字迹:于笑天,购于1990年!那日送老于走,他变得有些缄默,很失落的样子……

其实,那套书是我从夜市地摊上买来的,却一直沒有留意过签名。其实,我也打算卖掉这柜旧书,腾出地儿来好放一些古玩瓷器。可我现在改变了主意,我怕若干年后,在另一个后生的书架上看到自己曾经的藏书。

我得把这柜书留给儿子,告诉他书籍与梦想一样珍贵,青春是不能被遗忘的。

(作者系安徽省铜陵市文学爱好者)

## 瓦片上的故乡

○董国英

这个故事不是虚构 就像一片叶子悬挂眼前 你不去想 它就是叶子

这片闪亮的叶子挂在一棵好大的树上 叶子随风飘游 似小舟 无尽头的路上 丢不掉的魂就是瓦片上的故乡

这虚构不出来的故事深处 一张张瓦片 犹如弯月亮 在童话里发芽 在期待中生长

故乡老屋安静地躺在土壤上 雪雨横飞是从容 风霜走过是安详 夕阳映照是险度

瓦片上的故乡住着旧时光 越山涉水远行的人 一路飞奔思念 屋檐下 母亲将惜爱缝进衣裳

一道道瓦楞 张望星空 斑驳的土墙 衣兜装满月光 檐沟间小草 摇晃老不掉的岁月 绕梁燕子 年年衔来春天的歌唱

瓦片上的故乡 田埂上长满希望 村口的荷塘 大口大口吐着荷香

黝黑的泥土 始终没有感伤 远行的脚步 总也走不出瓦片上的故乡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 书架上的青春

□卜庆萍

从“疫”字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知道疫病相关知识,因此古代防疫之法多种多样,尽管古代医学很不发达,但古人的努力在数千年的实践中,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隔离之法

我国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古代“隔离”之法。《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答问》载,秦国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房所”居住的规定。《汉书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晋书 王彪之传》亦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官。”这说明秦晋时期,古人亦知道对瘟疫患者“隔离”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相应法令。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瘟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病人坊”。

养正之法

《内经》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

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所以“养正”乃是关键。

艾灸之法

古人认识到,艾灸可“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调五脏之痛息,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扁鹊心书》曰:“保命之法,灼艾第一。”扁鹊是说,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可见,古代艾灸也是防疫之法。

药囊之法

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可用药物偏性克制疫毒偏性。如将药囊悬挂或佩戴,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预防病毒感染,所以民间曾有“戴个香布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药浴之法

药浴之法,即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内经》曰:“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这都说明,药浴也是古人常用的防疫之法。

粉身之法

古人认为,身上抹粉也能预防疫毒。晋代名医



《绿草如茵》 李昊天 摄

## 古代防疫之法

# 创建法治政府

# 优化法治环境

总编辑

褚洪波